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第十七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專題研究報告

指導老師：黃文斐

從存在主義觀點探討《進擊的巨人》中之
自由意象

學生：蔡亮丞 撰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謝辭

這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

我高一下做的專題研究構想書，是打算研究大稻埕的地方創生案例應用，但因為太多人做過相關研究而作罷。在我被老師通知必須換題目時，就賭氣挑了一個自己喜歡的，結果回饋意外的好，文獻也幾乎非常自然的將我導引到存在主義這個大坑。它還真的是個大坑，許多的小說、遊戲都有它的身影。印象最深的還是不久前才買的《尼爾自動人形》，當我看到它跟存在主義的連結是如此之深，我下巴都快掉下來了。高二上下課有空的時候還會常常逛書店，看到書架上的《瘟疫》，就想到最近的疫情，也沒多想就買了下來，沒想到作者卡繆竟是我日後研究中的一個核心思想家！再來就是我的研究主題—自由，每當我開始懷疑這篇文獻到底能為我的研究做出甚麼佐證時，作者就好像聽到我的心聲一樣，開始特別強調自由與它本身哲學的連結，讓我能銜接回自由的脈絡，種種多到不可思議的巧合總圍繞著我的研究展開。

這一路上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感謝所有願意聽我講那些枯燥的理論，以及提供我新想法的朋友們；感謝文斐老師幫我修正了許多架構上的問題，讓我在寫作技巧上有不小的成長；感謝陳泊華，同為文本分析組的你問了很多我從來沒想過的問題，我們也一起解決不少困難；感謝上個世紀的哲學家們，你們的思想現在正深深影響著一個建中人社班學生；最後感謝諫山創老師，你的神作讓這個世界掀起了更多對自由的反思，因為我們生於這個世界，我們才擁有心靈上絕對的自由。

如果這篇研究能透過《進擊的巨人》來讓大家接觸存在主義的話，那麼我想這過程中的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吧，存在主義在面對生命中的苦難時心態雖然很不一樣，但是他那份悲壯的心境卻能深深地與我共鳴，希望每個看我專研的人都可以體會這一切，並應用於生活中！

摘要

《進擊的巨人》是一部探討自由的日本漫畫改編動畫，其主角艾蓮之動機引起研究者的好奇，想藉此探討《進擊的巨人》中的自由意象與分析場景中闡釋的自由意義。本研究將存在主義作為最核心的哲學觀點，選擇其原因為存在主義中的生命觀與《進擊的巨人》十分契合。在場景分析的過程中，筆者看到《進擊的巨人》中的角色們常常面對生命的無意義與荒謬感，也會碰到需要承擔自身責任的時刻。經過場景分析之後，筆者發現艾蓮追求的自由是改變當前處境的自由，艾蓮希望這個世界上不再有巨人。艾蓮抱有這樣的願景時，可以忍受過程中可能的不自由，以助於更接近於他理想的世界。當他遵守了規則卻成效不彰時，艾蓮會盡力與自己的不理性對抗，而在這反抗中亦能看出其追求自由的心。

關鍵字：《進擊的巨人》、存在主義、卡繆、沙特、場景分析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三節 論文架構

第二章 存在主義中的自由觀介紹

第一節 自由概念的發展史

第二節 存在主義中的自由

第三章 《進擊的巨人》簡介

第一節 劇情說明與討論範圍

第二節 角色介紹

第四章 《進擊的巨人》中的自由思想

第一節 第一季上半 (ep. 1~ep. 12)

第二節 第一季下半 (ep. 13~ep. 26)

第三節 場景間比較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文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進擊的巨人》是一部講述追求自由的日本漫畫改編動畫。在《進擊的巨人》的世界觀中，有三道由同心圓圍成的城牆、保護人類免於巨人的威脅，主角艾蓮從小生長在牆內，縱使牆外有會吃人的巨人，且離開城牆被視為是禁忌，艾蓮依舊十分渴望探索牆外的世界。

其中艾蓮的執著引起了我的好奇，打破既有的限制就是在追求自由嗎？但在進擊的巨人的世界裡，未經政府規劃的出牆行為是有可能造成牆內居民的威脅的，約翰·彌爾在《論自由》中寫道：「對於任何有損他人利益的行為，個人都應該對社會負責。」¹此一基本的道德觀念建立了現代自由觀的基礎：不影響他人為原則。以彌爾的價值觀來判斷，艾蓮的想法不但不能被贊同，還應該被禁止。然而艾蓮的自由觀只停在枉顧他人安全，只想著要離開他所生長的环境這種幼稚的幻想而已嗎？隨著劇情推進，艾蓮加入了唯一可以出去城牆外、專門砍殺巨人，且是由王政府所允許成立的兵團：調查兵團。在調查兵團裡，艾蓮十分遵守規則，這也讓我產生了第二個疑惑：艾蓮變得聽話的原因是因為他能夠出去城牆外了嗎？抑或是他對自由的想法改觀了呢？

艾蓮在調查兵團中的表現讓筆者想到以撒柏林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當中提到了自由的兩種面向：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²。消極自由指的是他人不可以來管我的決定，而積極自由的核心在於自發性，人會去追尋自己人生的終極價值，為了達成這個價值的目標，適度的犧牲與限制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一個追求積極自由的人不會是想做甚麼就做甚麼。艾蓮在調查兵團中也許找到了一個達成目的的路徑，因而決定遵守團內的規則來讓他的人生終極價值得以實現。然而他在甚麼時候會打破自願遵守的規則呢？當他遵守了規則成效卻不怎樣的時候，他又會如何應對呢？

有關於《進擊的巨人》的學術論文數量非常少，且多以《進擊的巨人》的劇情特殊性，來解答它對動漫界的影響，較少人探討其劇情的核心—自由的概念。以ロマン主義としての「少年マガ」にみるニヒリズムと倫理の現在：『進撃の巨人』と『僕のヒーローアカデミア』³為例，文中將《進擊的巨人》與《我的英雄學院》兩部動漫出現的「笑」的意象進行分析（前者多半是苦笑與諷刺，後者多半是溫暖的笑），並點出主流市場的取材將會單一化，讓動漫市場上出現的作品漸趨同質，擁有強烈個人風格的作品都會成為小眾。缺乏學術論文的情況下，筆者便轉向網路尋相關文章，筆者在找到的文章有二：〈《進擊的巨人》：自由的哲學意義〉⁴與〈《進擊的巨人》：政治的開始是追尋

¹ 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著，孟凡禮譯，《論自由》（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18），頁 126。彌爾在《論自由》開頭提到了本書的核心思維：「唯一名符其實的自由，是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追求我們自身之善的自由。」此點雖然與艾蓮的行為呼應，然而艾蓮前期的行為因為方法不適當，才導致筆者的疑惑。

²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消極自由就是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不會也不能被干涉；而積極自由則是我有權利決定我自己要做甚麼。消極自由屬於人的基本權利。積極自由代表「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且此處的「我」指的是理性的自我。積極自由要求每個人做到自我管理，讓理性去控制慾望。

³ 衛藤安奈，ロマン主義としての「少年マガ」にみるニヒリズムと倫理の現在：『進撃の巨人』と『僕のヒーローアカデミア』（東京：慶應義塾大学，2018）

⁴ 〈《進擊的巨人》：自由的哲學意義〉成文時間在 2020 年九月，當時《進擊的巨人》尚未完

自由，但最後是去背負犧牲⁵。前者從自由的語源出發，分成兩大主題（Liberty& Freedom）討論自由在進擊的巨人中的表現。作者將《進擊的巨人》中的自由定義為「解決人類仇恨的鏈鎖」，因為《進擊的巨人》內，每個角色在其中就好像歷史的一顆齒輪，自身意志碰上大環境根本無力改變，人類互相殘殺的歷史不斷重演，主角艾蓮便是為了改變這種命運持續奮鬥。文中也引用了黑格爾的理論來支撐自己的想法，透過黑格爾正反合⁵的辯證法，《進擊的巨人》角色的成長是先否定自己，再來超越自己。

〈《進擊的巨人》：政治的開始是追尋自由，但最後是去背負犧牲〉則認為《進擊的巨人》是一部在講死亡與犧牲之意義的少年動漫。作者引用德希達《贈與死亡》的概念來詮釋《進擊的巨人》裡角色的死亡，表示其他動漫中無關角色的死亡通常都很快速，這是為了凸顯主角的神勇或敵人的強大，但在《進擊的巨人》中，每個角色的死亡，都會讓其他人不斷的回憶起他們死去的場景，換句話說，《進擊的巨人》裡的每個角色都具有很高的主體性，觀眾可以感受他們與其他角色的連結，因此他們的死亡才令人鼻酸。文中提及：「結合德希達的哲學，犧牲，就是將自身的獨特性捨棄，並託付給後者去加以承受、回應。」為了讓死亡有意義，《進擊的巨人》選擇讓角色的死轉化成「犧牲」，而「犧牲」即是最終的選擇（也意味著最終的自由），藉由獻出心臟⁶，選擇利用自身的死亡將意義延續給夥伴。文章後半段談及《進擊的巨人》中傳遞的寓言：主角一行人追求的，是將所有被政治壓迫、犧牲與死亡的生命解放，讓人類不再因為歷史因素互相殘殺。作者的結論是，為了追求理想的政治形態，總會有人願意互相傾聽彼此的聲音，追求完美的過程中就足夠充實我們活著的意義。

《進擊的巨人》在 2021 年 4 月 9 日完結連載，目前與《進擊的巨人》相關的分析只有數篇，因此筆者嘗試用存在主義中的自由觀來解釋角色、劇情與其他部日本動漫的差異。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用文本分析法，根據游美惠（2000）⁷對文本分析與詮釋的定義，首先觀察《進擊的巨人》是如何組織自己的篇章架構，再找出存在主義中與劇情相關的自由概念，帶入挑選過的文本與之相互對照，詮釋《進擊的巨人》自由意象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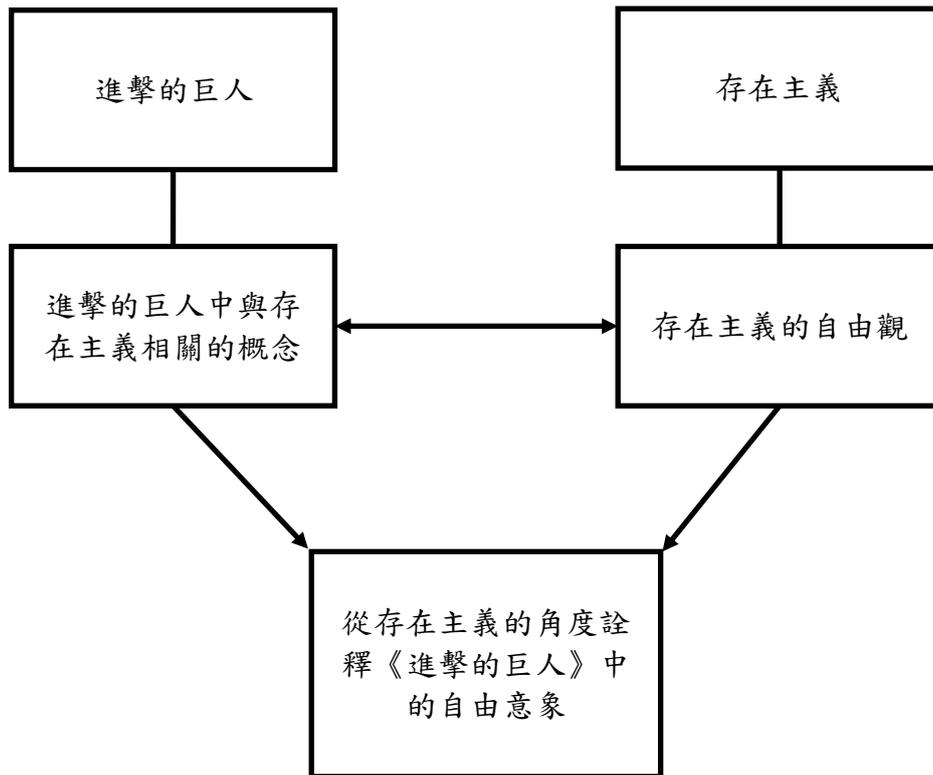
第三節 研究架構

結，因此作者當時未能看到諫山創老師對最終結局的安排與角色想法的轉換，對角色的心境分析也就有其不完備之處。

⁵ 正反合辯證法指的是討論事情時有一個與正題相關的描述，便自然會有一個與之對立的反題描述，而從兩者之間可以結合而出一個綜合結果。

⁶ 在《進擊的巨人》中，所有兵團的口號都是「心臟を捧げよ！」直譯便是「獻出心臟」

⁷ 游美惠，〈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應用〉《調查研究》（臺北市：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00），頁 17。



(圖一 研究架構圖)

本文第二章將整理自由的政治哲學發展史，並以卡繆與沙特的思想做為主軸，細部討論存在主義中的自由，並說明為何選擇存在主義作為本文的自由理論。第三章則介紹《進擊的巨人》的劇情與角色，界定何以選擇第一季為討論範圍。第四章以場景分析為主體，細節討論劇情中呈現出來的自由觀，在第五章結論時將會回答最初的研究問題，並解答《進擊的巨人》與其他日本動漫的不同之處與未來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第二章 存在主義之自由觀介紹

第一節 自由概念的發展史

自由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當時自由不僅僅是一個人不受他人意志影響，自由還是一種高尚的、樂於付出的品格，作為慷慨的同義詞存在⁸。到了中世紀，自由的品格面向加入了基督教的價值觀，融合了愛與慈悲等觀念，身分地位高的人視「慷慨」為一重要品德，也較有自由之觀念。新教的出現讓自由慷慨的概念延伸至平民階級，宗教改革時強調的是同教會內的互助，然而宗教寬容並不在推崇的品格之內。經過洛克等人的宣揚，宗教寬容在後來的十八世紀才成為自由的核心價值。由宗教開始的包容性漸漸改變自由的概念，讓自由變成「不帶偏見、思想開明、寬容」的。

自由的經濟體系也頗受啟蒙運動的青睞，亞當斯密便敘述了一個自由放任的政府會對經濟產生多好的轉變，因為自由能夠為底層人口帶來翻身的機會，實際上達成了「慷慨」的核心價值。美國建國時，自由一詞從國王施捨給人民的禮物，變為人民自主建立的權利。美國的公民教育（在歷史上首度包括女性）讓全美國國民都瞭解到美國之建國價值，建立起美國式的價值觀與道德觀。

到了歐洲革命風潮掀起的時期，「自由主義」被發明出來—作為一個貶義詞使用，當時保守份子將自由視為一種異端，1813年，一份西班牙報紙上說明自由主義是「建立在無知、荒謬、反社會、反君主、反天主教（主義）」⁹，當時教會與皇室的勢力過大，大家認為不對國王負責的政府便是一個異端政府，就算他標榜自由也一樣。

1830年法國爆發七月革命，自稱自由派的政府上臺，然而他們卻做出許多違背初衷的事—為了自身利益幹預經濟、罔顧工人權益。這個時代的輿論視自由為一種團體的共同權利，較少討論到個人，因為大眾認為助長個人主義的風氣會造成一堆自私自利的人出現。

時間進到十九世紀之後，民族主義的興起讓人們頓時對自由失去了興趣，眾人關注的焦點變成了集體的利益如何最大化，也造就了許多以國家為名的壓迫。這種情況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紀初，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已經對戰爭感到非常厭倦了，與戰爭有關的哲學思考也開始興起。對戰爭的痛恨讓大眾開始重視個人的權利，此時的自由轉為關注個人的發展，以及保護這種自由不受任何勢力侵害。在這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哲學領域：存在主義。

第二節 存在主義中的自由

存在主義起源於現象學，現象學透過「懸擱(epoche)」¹⁰來擺脫傳統哲學中繁瑣的形上學討論，專注在描述實際的經驗。現象學的特色在於不解釋背後意義，用一幅又一幅豐富的圖像呈現事物的原貌，現象學不相信這世界有唯一真理，而是存在著各種真理。存在主義的另一個基礎是存有學，存有學討論的

⁸ 此處之自由為 liberty，與 freedom 不同，後者源於古日爾曼語，主要強調個人自主，沒有前者所包含的慷慨概念。

⁹ 海倫娜·羅森布拉特 (Helena Rosenblatt) 著，徐曦白譯，《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從古羅馬到 21 世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p.58

¹⁰ 懸擱在現象學中指的是將定義先放在一旁，專注於現象本身的行為，又譯「放入括弧」。鄧元尉，《懸擱與邊界：宗教現象學與社會系統理論的對話》（新北：臺灣宗教研究，2019）。頁 58

對象為事物存在與意識的關係，現象學與存有學兩大支柱共同建立起了存在主義獨特的世界觀。受到上節所述之歷史脈絡影響，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在當時頗具開創性。陳俊輝在《生命哲學 vs. 生命科學》一書中，即整理了存在主義的重要思想：

- 第一、重視存在個人的主體性
- 第二、強調主體真理的優位性
- 第三、突顯個人自由的抉擇力。¹¹

存在主義是一門探討痛苦與生命之間的關係的哲學，沙特在《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提到：「…因此從本質上而言，人的實在是一種痛苦的意識，是不可能被超越的痛苦狀態。」¹²除了痛苦、存在主義也探詢生命的意義，卡繆說：「人永遠在尋求自身的真實，一旦找到了這真實，便無法擺脫。¹³」在那一個上帝已死，信仰動盪，戰爭紛起的 1940 年代，存在主義者試圖從痛苦與虛無中找出活著、生命乃至於存在的意義。

當存在主義提到自由的時候，是與「焦慮」這個詞一同出現的，在這點上就與其他哲學十分不同，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 1819）¹⁴說：「他們（現代人）所稱的自由，是制度對個人享有的快樂所提供的保障。」這裡擁有自由時的情緒是快樂的，其他哲學家談到自由時，多半也是強調不自由時的那種被限制的痛苦，獲得自由便能解脫。但在存在主義的著作裡，自由代表的是無所憑依，只能靠著自己的意識進行判斷與選擇，所以就像站在懸崖邊一樣，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自己縱身一躍。焦慮與恐懼不同，恐懼源自於對外事物的反應，而焦慮是對於自身的選擇的自由，以及這種自由所需要負起的責任，所產生的情緒。簡而言之，恐懼對外而焦慮對內，且焦慮是一種體驗到自由之後的情緒。

一、 沙特與「反抗」、「責任」

沙特提出「存在先於本質」，主張人類沒有一個既定、共通的本質可以解釋人的行為，本質就是人行為的總和，故人的意識可以透過否定這項本質，也就是做出與其相違背的敘述，來推翻本質。沙特之存有學結論為：被知覺的存有獨立於知覺者的知覺行動。¹⁵此一推論讓沙特衍伸出「在己存有」與「為己存有」兩個重要概念。「在己存有」與「為己存有」最大的不同是來自於為己存有能夠透過意識某物，進而發現此物不存在的能力。沙特將其稱為「虛無化」¹⁶，若要獲得「虛無化」的能力，首要條件便是自身的自由為基礎，透過否定事物與自身來達到「自我超脫」(self-detachment)，兩者互為因果。我們可以審視自己，並改變自己的行為，做出與既定本質相違背之事，這就顯示我們必須先存在，本質才有可能來解釋人的行為，且此一本質並沒有辦法永遠不變，因為

¹¹ 陳俊輝，《生命哲學 vs. 生命科學》。頁 199

¹² 邱奕森，《沙特《存有與虛無》的自由概念》（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2000）。

頁 26

¹³ 卡繆（Albert Camus）著，顏慧瑩譯，《薛西佛斯的神話》（臺北市：大塊文化，2021）。

頁 63

¹⁴ 侯貝（Blanche Robert）等人著，梁家瑜譯，《人能自主負擔道德責任嗎？—探討道德的哲學之路》（新北市：大家出版，2019）。頁 41

¹⁵ 邱奕森，沙特《存有與虛無》的自由概念 p.34

¹⁶ 虛無的同義詞為「非存有」，指的是意識到某物不在的這種感覺。邱奕森，沙特《存有與虛無》的自由概念 p.63

後人在知悉這項本質之後，便可以故意違反它。

所以沙特推論，既然我們沒有既定的本質，那麼我們便是自由¹⁷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限制我的行為。然而，若沒有一個情境，這樣的自由也只是空談，我們的自由必須在一個場域中發揮，這樣勢必會碰到一些條件限制，像是想要走在路上就不可能逃離地心引力、想要考進好大學就不可能選擇不認真念書等等。因此，沙特所說的自由並不是完全想做甚麼就做甚麼，而是選擇的權力。雖然有著環境在限制我們，我們仍然有許多的選擇可以做。假如我想摘樹上的果子，我卻被地心引力給限制住了，此時的我可以選擇爬樹、搖樹幹貨架梯子之類的手法，沙特不會因為我們無法飛上天去摘果子而說我們不自由，反而會因為看到各種選擇的可能性，而認為我們這樣是自由的。這樣的哲學觀會造成另一種問題，就是我們沒有辦法不做出選擇，因為在任何情境下「不選擇採取行動」都會成為其中一種選項，也就是說，我們是被迫自由的¹⁸，自由是我們的狀態而非權利。沙特指涉的自由同時是意識上的自由，以及存在上的束縛。因此，在沙特的哲學中，「反抗」也存在於其中，意識上的自由是來反抗現實世界中的束縛，我們的自由是一個說「不」的自由。

也因為我們是如此的自由，我們對於我們所做出的決定就負有完全的責任，必須承擔我們的行為所產生的後果。然而，自身的選擇總會有部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掌控的，我們雖然無法掌控，然而我們對其亦有責任，《沙特與責任概念》的作者便認為，這一種負有責任的不可抗力就是「命運」¹⁹，唯有選擇承擔此一責任，才有機會擺脫命運的束縛。《沙特與責任概念》的作者提出了一個解套之法：「…雖然有大量的事我們無法控制，我們仍可以用美學角度來審度生命中的痛苦，視其為一種壯烈的心情，面對痛苦，克服痛苦，並超越痛苦，此為責任的積極意義。」²⁰

二、卡繆與「荒謬」、「反抗」

卡繆在早期的作品中就提出他的荒謬哲學，他認為人生的意義是荒謬的，如果人活著終有一死，那我們努力了大半輩子的目的究竟是甚麼？當人意識到這件事情，以及感受到其荒謬的本質之後，這個人就會變成「荒謬之人」，荒謬之人感覺世界是不合理的，它發覺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包括上帝可能不存在的事實。荒謬之人之所以自由，是因為沒有生命的意義在約束他們，同時，荒謬之人也有尋找自己意義的自由。因此卡繆從荒謬的意識中，衍伸出了一個對抗它的方法，那就是正視其荒謬，若生命本來沒有意義，那我們應該要找出它的意義來。這對卡繆來說，從荒謬哲學推論出的，便是反抗哲學。

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開頭就提到，真正嚴肅的哲學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其他都是次要。²¹自殺是人面對荒謬的時候，最先想到的應對方式，同時也是終極的逃避。卡繆的問題非常直接，他認為如果人生不值得活，那麼不如早早結束這場鬧劇比較好，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消極的哲學家，事實上，卡繆對生命的熱情可以在他寫的各式文學作品裡看出。那到底是甚麼讓他堅持下來了呢？卡繆的著眼點放在生命的意義要從生命當中找出來，在逃避荒謬的活

¹⁷ 此處的自由(freedom)與自主(sovereignty)不同，自由在本文中指的是「有選擇的權力」，而自主指的是能夠掌管並支配自身與周遭事物的能力。

¹⁸ 覃宇，《存在主義的生死觀研究》（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2013）。頁 150

¹⁹ 張景涵，《沙特早期思想中的責任概念》（臺北市：政治大學哲學系，2018）。頁 46

²⁰ 張景涵，沙特早期思想中的責任概念，頁 82

²¹ 卡繆，薛西佛斯的神話，頁 25

著與自殺之間，卡繆選擇了第三種應對方式：反抗。²²

與前述沙特對命運的反抗不同，這裡的反抗專門指的是向內的反抗，對抗的是心中感受到的無意義，這種反抗賦予人尋找生命意義的動力，比起對當下環境說不，這更像是出發去尋找的旅途。反抗者的心情就如同卡繆所說：

「…它（反抗）要求不可能達到的透明真實，它每一秒都質疑世界。面對危險，人會把握任何反抗的機會，同樣的，形而上的反抗將意識擴展到整個生命經驗。反抗是人對自己持續不停地呈現，它不是渴望，不抱任何希望。這反抗只是坦然面對壓迫著人的命運，卻不因而向它妥協。」

²³

在卡繆的小說《瘟疫》中，亦可以看出卡繆反抗精神的具體展現，《瘟疫》的背景設定在一個阿爾及利亞的小鎮，當地爆發可怕的鼠疫，政府當局下令封城，所有人不得進出。在一次疫情間的佈道會中，教會的神父說到一個故事²⁴，他高喊：我們要做那個留下來的人！主角李厄在疫情看不到曙光的時候也說：「當然，人應該為受害者奮鬥，但若是他因此不再愛其他事務，那奮鬥又有何用？」²⁵反抗應有的心態皆能在情節中找到，與其哲學觀相呼應。

在查找文獻時，筆者發現存在主義中面對痛苦與挑戰的精神和《進擊的巨人》裡腳色的心境非常契合，面對極大的挑戰時，兩者的反應都是正視難關，與其對抗，縱使實力相差懸殊，仍然拚死一搏。也因此，筆者選擇用存在主義的自由觀來解釋《進擊的巨人》裡的自由概念，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筆者找到前述兩位哲學家的思想，分別對應到《進擊的巨人》的第一季上半與第一季下半，接下來的第三章將會介紹《進擊的巨人》的劇情與角色，以利讀者瞭解本研究之討論範圍。

²² 鄭志釗，《卡繆《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對自殺的省思:探討生命意義與自殺的關係，及以自殺做為解決之道的正確性如何》（新北市：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2006）。頁 86

²³ 卡繆，《薛西弗斯的神話》，頁 88

²⁴ 這個故事是梅西修道院中有八十一位院士，卻只有四位倖免於瘟疫，其中三位還是因為逃跑而活下來。神父主要想用這個故事來引渡愛神需要無條件奉獻的觀念，但在其中不難看出其反抗瘟疫、雖死猶往的精神。卡繆，《瘟疫》（臺北市：大塊文化，2021）。頁 262

²⁵ 卡繆，《瘟疫》。頁 291

第三章 《進擊的巨人》簡介

第一節 劇情說明與討論範圍

《進擊的巨人》漫畫共 139 話，動畫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87 話。《進擊的巨人》的世界觀是：距今一百多年前，出現了一種人類的天敵，他們與人類存在壓倒性的力量差距，讓人類導致了滅絕的危機。倖存下來的人類建起了三道高牆，平安度過百年的時間，艾蓮是生活在希幹希納區的平民，其父親是一名醫生，曾拯救過許多小鎮的居民，因此希幹希納區的人多半都頗為敬重艾蓮的爸爸，艾蓮從小十分嚮往牆外的世界，常常與兒時玩伴阿爾敏一起偷看描繪外面世界的「禁書」²⁶，並產生了要去牆外探索的想法。在 845 年時，超大型巨人突然出現在希幹希納區外，並踢破城牆，導致人類必須放棄最外層的瑪麗亞城牆與超過一半的生活領地。艾蓮的母親在巨人攻入希幹希納區時被城牆碎片壓住無法脫身，隨後在艾蓮面前被湧入的巨人吃掉。暫時脫離險境之後，艾蓮發誓要驅逐世界上的所有巨人。艾蓮與其兒時玩伴米卡莎與阿爾敏決定要加入軍團，得到反抗巨人的力量。

《進擊的巨人》擁有非常龐大的劇情線與複雜的人物關係，受限於此研究期限，本研究將只會探討第一季²⁷的場景與人物關係。經筆者觀察，第一季的人物行動最能表現出存在主義的精神，《進擊的巨人》的腳色鮮少呈現出快樂的情緒，他們不是憤怒就是惶恐地面對巨人，且當腳色們看到同伴被巨人殺害時，除了少數當場崩潰者，都像卡繆所說的「薛西佛斯的神話」一般，「…對死亡的憎恨、對生命的熱情，這一切都讓他遭受到無法形容的酷刑，一生註定反覆著徒勞的動作。」²⁸縱使自己的行為會導致死亡，而且幾乎沒有辦法影響當前戰局，腳色們仍然會嘗試要殺死幾乎不可能戰勝的巨人，不會逃避。《進擊的巨人》進展至第一季下半時，腳色更關注於自身選擇與選擇後的結果，並且都有很強的責任意識，後悔這個情緒的比重明顯的增加許多，與沙特的概念更為吻合。筆者經過觀察後發現，《進擊的巨人》的腳色隨著劇情推進，所擁護的核心概念已經轉變，從第一季上半部，大家初次面對巨人的「荒謬」，到第一季下半時調查兵團中的「選擇」，雖然都是與自由有關，然而兩者可看出明顯的分野。下文將介紹每個重要腳色在劇情中的功能，以及其經歷與主要性格等基本資訊，並解析腳色與存在主義的契合程度。

第二節 腳色介紹

一、艾蓮·葉卡

艾蓮·葉卡是《進擊的巨人》的核心腳色，他與自由的關聯也最深，整部動漫的動機可說是因為艾蓮而起。艾蓮作為人類陣營唯一可以巨人化的腳色，調查兵團將艾蓮作為最優先保護的對象，也常有士兵為了拯救艾蓮而送命，這使的艾蓮的心理負擔極為沉重。艾蓮作為訓練兵時的能力不是非常頂尖，但他憑著過人的努力追上其他的夥伴，夏迪斯教官就曾稱讚他「擁有比任何人都強

²⁶ 在第一季第五集【初陣】中，艾蓮回想起他與阿爾敏過去的時光，便有出現阿爾敏拿出他爺爺偷偷藏起來的書籍，裡面描繪了海、火山、冰原與沙漠等等的景色。當時艾蓮也提到這種行為是被禁止的，被發現的話會被憲兵團抓走。

²⁷ 動畫至第二十六集，單行本至第八本第三十四話

²⁸ 卡繆，薛西佛斯的神話，頁 184

的目標意識」²⁹。艾蓮前期殺巨人的動機有二：去看海與幫媽媽報仇，然而當他面對巨人時，常常會忘記這兩個目標，而是被他的恐懼與憤怒（看到同伴被吃而產生）所支配，因而很容易衝動行事。

二、米卡莎·阿卡曼

米卡莎·阿卡曼與其父母原本生活在偏遠的山上，一起強盜事件中，米卡莎的雙親被殺害，自己則被幼時的艾蓮拯救，從此對艾蓮有著愛慕的心情，但米卡莎與一般動漫女主角不同，她的能力非常強，最終以第一名的成績從訓練兵團畢業，米卡莎甚至許多次將艾蓮從敵人手中救回。米卡莎對艾蓮有著莫名的執著，無時無刻都在想著艾蓮的安危，情緒激動時會失去冷靜，雖然會變得比平時更強，但也因此比較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米卡莎的戰鬥動機只是為了保護艾蓮而已。

三、阿爾敏·亞魯雷特

阿爾敏·亞魯雷特是艾蓮的小時玩伴，兩人一起度過了大部分的童年，也是他啟發了艾蓮的夢想。阿爾敏對事物有較深層的思考，常對於王政府政策的背後用意有深刻見解，也能在危急情況下以智力取勝，缺點就是缺乏自信，以及比較膽小。阿爾敏的計策在幾個戰役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的戰鬥動機是阿爾敏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想靠自己的力量對人類做出貢獻。這也是促使他不斷思考的原因。

四、漢尼斯

漢尼斯是派守在希幹希納區的駐紮兵團士兵，平日遊手好閒，與艾蓮他們熟識，他在《進擊的巨人》中象徵著廣大平民的心理狀態，安於現狀且不覺得有需要改變任何事物，遇到威脅時會稍稍鼓起勇氣，但到最後仍會害怕得逃跑。漢尼斯慵懶的態度讓艾蓮感到厭惡，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艾蓮想去牆外。漢尼斯的戰鬥動機是為了履行士兵的職責，報答所有供養他們的人，因為動機不強，故不能稱之為一個優秀的士兵。

五、達特·皮克西斯司令

皮克西斯是駐紮兵團南方最高總司令，性格古怪，能夠多方採納意見，在托洛斯特區奪還戰中就聽從阿爾敏的建議，利用變身成巨人的艾蓮搬動大石把門口封住。皮克西斯知道王政府的軟弱卻想改變現狀，因此在托洛斯特區時採取較大膽的戰術，無視下屬的警告。皮克西斯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戰鬥動機，但他開放隨和的個性讓他成為一個可靠的同伴。

六、艾爾文·史密斯團長

艾爾文是調查兵團第十三屆團長，性格沉穩，佈局深思熟慮，善於發掘人才與設想戰術。艾爾文也工於算計利弊得失，能夠為了人類的整體命運而決定犧牲一百位弟兄的性命，他果斷的決策讓調查兵團的犧牲得到回報。艾爾文聽聞艾蓮能巨人化的能力之後便決定要讓他加入調查兵團。

七、裡維·阿卡曼兵長

裡維在《進擊的巨人》中的設定是一個能力極強的士兵，他的帶兵風格傾向讓團員發揮自己的能力，因為常常出牆執行任務的關係，他深刻瞭解到活著回來才是最重要的是，他也因此對同伴的死看得很重。當初在說服總統的時候，也是因為裡維兵長在面對巨人的能力遠高於在內地生活的憲兵團，才讓艾

²⁹ 第一季第四集【解散儀式當晚】 5:17

蓮交給調查兵團監管。裡維擁有與巨人抗衡的技術，也有不惜一切戰鬥的勇氣，因此可以說是截至第一季最自由的人。然而裡維並沒有因為這份自由而拋下自己的責任，相反的，他幾乎每次都相信可靠隊友的判斷。裡維是為了讓死去的同伴的犧牲有意義而持續戰鬥下去。

八、約翰·基爾修坦

約翰在剛出場時是個討人厭的角色，他總是想著要去內地過上遠離巨人的生活，也因此跟艾蓮起了很多次的衝突，因為他瞧不起那個說著為了人類發展這種大話的傢伙。但是當訓練兵團被派去前線與巨人作戰時，約翰看到了真實的巨人是甚麼模樣，他便再也無法將自己關在虛假的幸福世界中了。約翰的戰鬥動機是不想辜負同伴的期待，只要他想到還有人為了牆內人類的安危而奮戰，他便無法安心休息，遑論待在舒服的內地裡過上好日子。

第四章 《進擊的巨人》中的自由思想

第一節 第一季上半 (ep. 1~ep. 12)

本文將場景分成衝突、慘劇與對話三者，衝突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兩方進行比較激烈的對話，此時人物是非理性的，情緒主宰著腳色；而慘劇指的是人與巨人的互動，人在面對巨人的壓迫時，所產生的思考與反應，是這個類型主要探討的面向；對話則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衝突不同，對話較為理性，且對話闡述的理論性概念比起其他兩種類型來的多。

第一季上半的故事圍繞在人類與巨人實力相差的懸殊感，這時的人類尚不明白巨人的形成原因，也沒有足夠的能力與巨人抗衡，面對巨人時會把人推向兩個極端：荒謬之人與反抗之人，荒謬之人感受到生命的無意義，而反抗之人想對抗這種無意義。成為反抗之人的角色通常存活了下來，但也有反抗了卻戰死的情況，這種時候的死通常是為了引出其他角色的情緒，讓他們也轉化成荒謬之人或反抗之人。

一、生氣的艾蓮與喝醉的漢尼斯

類型：衝突

位置：第一集 5:30

描述：艾蓮要回家時看到身為駐紮兵團的漢尼斯正在工作崗位上喝酒，艾蓮便非常生氣，認為士兵就應該盡自己的本分，但漢尼斯和他的同事卻說士兵不做事才是和平的象徵。艾蓮此時變得更加生氣，他認為人類若一直待在牆內安逸的生活，就好像家畜一般，毫無尊嚴。然而漢尼斯他們只是笑著打發艾蓮走了。

概念：艾蓮的想法與大多數人都不相同，王政府的政策讓出去牆外探險變成了禁忌，以保護民眾安全之名限制人民的自由，然而民眾也不覺得出牆是一件好事，只有少數看到危機的人才會覺得一直待在牆裡是件危險的事。此時人民的雙眼如同被蒙上，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不能說是自由的。城牆作為艾蓮出生即存在的巨大限制，是艾蓮第一個感到荒謬的事物，生而不能自由的探索，就是艾蓮感受到的無意義。

二、悲憤的艾蓮與害怕的漢尼斯

類型：慘劇

位置：第一集 23:23

描述：超大型巨人踢破了城牆，艾蓮的媽媽被城牆碎片壓住無法脫身，此時漢尼斯趕到，本來他信誓旦旦要擊退向他們靠近的巨人，但他一面對那些龐然大物就倒下而顯癱軟無力，只能盡快帶走艾蓮與米卡莎。而艾蓮的母親就在艾蓮面前被巨人吃掉了。

概念：漢尼斯的行為是絕大多數牆內人的寫照，他們一看到巨人便拼命逃竄，面對到巨大的實力差距讓他們立刻放棄了戰鬥的念頭。這也是他們第一次看到巨人可怕模樣，之前牆內人都是在課本或是高高的城牆上看著巨人，極少有人親眼見證。艾蓮這裡沒能救下母親的原因是缺發力量與知識，而漢尼斯沒有讓他們三個都脫離險境的原因是他缺發勇氣，因此在《進擊的巨人》中，必須同時在心態上與實際的力量上都滿足條件（能擊敗巨人）才稱得上是自由的。

三、被吞下肚的艾蓮與驚慌的阿爾敏

類型：慘劇

位置：第四集 20:21

描述：時隔五年，超大型巨人再次踢破了城牆，從而導致駐守於當地的104期的訓練兵必須面對第一次的實戰。當時艾蓮與阿爾敏分到同一個小隊，他們的任務是負責向前線的士兵報告戰況，但因為巨人的湧入，艾蓮所屬的小隊很快就面臨到必須與巨人交戰。艾蓮被巨人打昏，但當他聽到阿爾敏的慘叫便跳了起來，從巨人的嘴裡把他抓出來，自己則被巨人吃掉了。

概念：艾蓮一行人在剛接到任務時鬥志高昂，但是他們一碰到巨人時就轉為恐懼，訓練兵時期所學到的技巧也無從用上，只能任巨人宰割。這裡表現出了艾蓮在碰到理想與現實不符時的心境：絕望。而絕望便是成為荒謬之人的第一步。

四、自殺的補給兵

類型：慘劇

位置：第七集 4:53

描述：位在補給站的士兵們都是比較沒有能力戰鬥的，他們負責幫助其他前線士兵補充刀刃與燃料。然而當巨人圍在補給站旁邊時，裡面的士兵卻嚇到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有幾個士兵躲在桌子底下，其中一個士兵替槍上了膛，對準了自己的嘴巴開了下去。

概念：這裡的士兵因為無法面對外在的可怕環境，採取了最極端的逃避手法：自殺。與其他主角作為對照，這裡的士兵顯得弱小無力，其核心在於面對荒謬與苦難時，是否有能力去正視它、讓自己的心靈得以承受。大多數人變成荒謬之人的時候，不是逃避就是自殺，在此得到印證。

五、絕望的米卡莎與變成巨人的艾蓮

類型：慘劇

位置：第七集 16:32

描述：聽到艾蓮被吃掉的消息，米卡莎變得非常急躁，在建築物間移動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摔到地板上了。隨後，有一個巨人朝她走來，她的狀態極差，縱使是全班成績最優秀的成員，也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與巨人戰鬥。米卡莎質疑起了人生的意義，認為活在一個沒有艾蓮的世界不如死了算了。當她差點要放棄的時候，轉念一想，如果這樣死了，那麼就連思念艾蓮這件事都做不到了。正當米卡莎決定要與巨人決一死戰的時候，變成巨人的艾蓮衝了出來，把米卡莎面前的巨人打倒。

概念：米卡莎在意識到人生的無意義之後，落入了虛無主義的陷阱中，她無法擺脫失去摯愛的悲傷，卻在思考過後選擇反抗，不只是反抗巨人，而是反抗她的處境，反抗人生中這些殘酷的事實。

六、害怕的威爾曼隊長與激憤的阿爾敏

類型：衝突

位置：第十集 16:41

描述：艾蓮被發現有巨人化的能力，這使得牆內的駐紮兵團們非常害怕，想把艾蓮殺掉，但阿爾敏與米卡莎堅持他站在人類這一邊。阿爾敏向所有把槍口對準他們的人說明艾蓮的戰術價值，但他們的隊長威爾曼已經害怕到無法思考了，只想著如何在符合規定的情況下盡快處決艾蓮。皮克西斯司令隨後趕到，阻止了威爾曼隊長的命令。

概念：威爾曼隊長的反應表現出其懦弱的內在，恐懼使他不敢去思考所有的可能性，在無法理解的事物的面前，威爾曼隊長想用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來

逃避問題。此時意識到巨人就在身邊的威爾曼隊長成了荒謬之人，而他馬上搗起眼睛，也就放棄能看到希望的機會。後來出現的皮克西斯司令則有勇氣面對未知，從荒謬之人變成反抗之人，找到生命的意義。

七、懷疑的裡柯與睡著的艾蓮

類型：對話

位置：第十二集 9:21

描述：得知艾蓮有巨人化的能力之後，駐紮兵團決定要利用艾蓮的能力，用巨石把城門的破洞堵上，但艾蓮在變身成巨人之後突然睡著了。負責掩護艾蓮的小隊中有一個成員與班長起了爭執，她認為艾蓮會導致大量的隊員犧牲，倒下了就應該讓他在這裡任由其他巨人吃掉，但班長認為所有的犧牲都是重要的、必須謹慎以待，除了將生命的意義託付給尚存的人類以外，沒有任何機會戰勝巨人。

概念：這個小隊的成員全部從荒謬之人轉變成了反抗之人。他們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籌碼只有一條命，選擇去跟巨人們拚盡最後一口氣，也不要無意義的在城牆內死去。

八、追求自由的艾蓮

類型：對話

位置：第十二集 17:33

描述：阿爾敏跳到睡著的艾蓮身上，大喊著：「縱使牆外是地獄般的世界，為甚麼你還是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呢？」艾蓮說道：「因為我出生於這個世界。」語畢，他便站了起來，扛起大石，把牆上的破洞堵起來了。

概念：艾蓮走到城牆邊時在心中說了一段話：「我們每個人，打從出生開始，就是自由的。要是誰膽敢阻撓，無論對手有多強大也一樣。戰鬥吧，就算要因此犧牲性命也不足惜，就算這個世界再怎麼殘酷也無所謂。戰鬥吧，戰鬥吧！」在這裡，反抗的精神表露無遺，與牆內大部分人追求安逸的心態完全相反。每個人生下來就有自由，然而這種自由僅僅只是給我們去追求自由的自由，真正的自由還得要由我們親手爭取，去反抗所有的荒謬與困難，才能達成艾蓮所言的自由。

第二節 第一季下半 (ep. 13~ep. 26)

進到第一季下半之後，主角團已經學會了砍殺巨人的技術，此時的核心問題從「要不要逃跑？」變成了「需不需要戰鬥？」，在充滿巨人的地區裡，任何一個舉動都關係到同伴的性命，小小的閃失都有可能引來巨人，導致隊伍被殲滅。因此，每個隊員不只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對其他人有責任，第一季下半主要在探討這種責任與自由的關係。

一、分團儀式夜晚

類型：對話

位置：第十六集 8:46

敘述：第 104 期訓練兵被集合到廣場上，當天晚上他們便要決定自己要待在哪個軍團。約翰向大家說，自己不是因為受到別人刺激才決定要加入調查兵團的，而是為了做到現在自己做得到的事。

概念：原本想加入憲兵團的約翰，在看到同期生馬可的屍體之後，產生了轉變。馬可在生前跟約翰講過，約翰不是強者，所以特別適合說服他人，因

為大家都比較會聽跟自己處境相同的人的話。這段話與馬可的死是約翰轉變的關鍵，約翰一直對於馬可的死很自責，他想要在活著的時候去回應馬可託付給他的重擔—領導他人，不要辜負自己的才能。這裡詮釋了沙特的「對他人也有責任」³⁰，約翰決定挑起這份責任，讓自己承擔焦慮，也不願意去內地安逸的自欺。

二、發起質疑的約翰

類型：對話

位置：第十六集 19:34

描述：約翰對於艾蓮仍然不信任，加入調查兵團後，約翰逼問艾蓮大家這樣子把希望賭在他身上，為他賣命的目的是為了什麼？約翰想要確認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而犧牲的，不然到緊急關頭的時候會沒辦法下定決心為艾蓮送死。

概念：艾蓮在這裡幾乎無法回應約翰的質疑，因為當時的他仍無法知道自己能夠為人類創造何種意義，但當約翰半強迫的問艾蓮「所以…我們…真的要靠你囉？」時，艾蓮還是回應了約翰託付給他的責任了。

三、緊迫的女巨人與困惑的艾蓮

類型：慘劇

位置：第十九集 5:01

描述：調查兵團的人不斷試圖阻止女巨人的接近，同時也有許多人因而送命，艾蓮不理解為何不與他們一同戰鬥，還要逕自往前跑。看到想變成巨人的艾蓮之後的兵長，跟艾蓮說：「你自己選。」兵長認為沒有人有能力改變艾蓮的意志，不如讓他做決定。

概念：裡維兵長在此說的「你自己選」表現了很強的自由意義，這同時指涉到艾蓮追求的性格與調查兵團的管理方式：平時高壓，而在實戰上給團員最大程度的自由，讓他們選擇相信自己的能力，抑或是相信同伴的判斷。然而這樣的選擇也背負了極大的責任，因為路是自己選的，前方出現意外的話似乎就是自身的錯。若這種錯誤傷害的不僅是自己，而是導致同伴的死亡的話，心理負擔會更加沉重。兵長的想法是在每個做決定的時刻只能去賭、賭一個不會讓自己後悔的選擇。沙特對抗這種負擔的方式是正面面對它，時時刻刻盯著自己所擁有的自由，不給自己一絲逃避的機會。兩者在面對困難時的心境是類似的。

四、在安全處討論的阿爾敏與約翰

類型：對話

位置：第二十集 8:47

描述：阿爾敏與約翰受命在森林的入口待命，此時他們討論起艾爾文團長的決定。約翰認為艾爾文此行讓太多人犧牲了，就算有成果也絕對劃不來，然而阿爾敏覺得不能以後見之明來評斷先前的決定是否正確，因為要當事後諸葛誰都會，但當初在做決定的時候前面還是一片未知。阿爾敏進一步說，艾爾文團長與其他能做出有利決定的人，一定是能夠在緊要關頭放棄重要事物的人。阿爾敏說：「什麼都無法捨棄的人，什麼都無法改變。」為艾爾文團長的行為下了註腳。

概念：此處阿爾敏的話詮釋了何謂犧牲，阿爾敏提到團長這次的牆外調

³⁰ 張景涵，沙特早期思想中的責任概念。頁 82

查其實是在一百名弟兄的性命與全人類的未來之中做選擇，而艾爾文團長選擇的是後者。這對應到沙特的「被迫自由」概念，對艾爾文來說，不管他選了哪個，他的責任都無可逃避，不只是因為他的職位，更是因為他的意識賦予他足夠的自由。

五、發狂的艾蓮

類型：慘劇

位置：第二十一集 13:14

描述：女巨人掙脫了束縛，裡維班的四名菁英成員決定要拖住女巨人，讓艾蓮找到機會溜走，然而四名隊員都被女巨人殺掉了，尚未遠去的艾蓮看到這樣的場景非常自責，在絕望與憤怒之中，他變身成巨人，發狂的艾蓮前去嘗試擊敗女巨人，但也被女巨人打倒了。

概念：這個場景可以看出當責任的負擔過於巨大時，人們會產生的反應，若說焦慮是自由的代價，艾蓮此時所經歷的，便是極端的焦慮。艾蓮在牆外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然而他面對女巨人時，卻顯得十分無力，原因不是因為他選擇錯誤，而是他的能力不足。而這點再次呼應了《進擊的巨人》中的自由條件：能力與勇氣同等重要，缺乏任一個都不會讓其獲得自由。比起沙特哲學中承擔責任的回應命運方式，艾蓮的行為更像是為了幫同伴報仇才選擇戰鬥，且艾蓮的行為在作戰中顯得失去理智，因此失敗也是理所當然。

六、在地道的米卡莎與艾蓮

類型：對話

位置：第二十四集 12:13-20:21

描述：知道亞妮就是女巨人後，調查軍團原本要將亞妮引到地下，作為誘餌的艾蓮、米卡莎與阿爾敏反而被困住了。知道三個人長時間待在下面遲早會被亞妮殺死，阿爾敏為了保住艾蓮的性命，選擇跟米卡莎分頭走兩個通道出來讓女巨人分散注意力，再讓艾蓮從沒有女巨人的通道逃脫。艾蓮依舊不能接受女巨人就是亞妮的事實，他質問米卡莎，為甚麼能夠跟一同訓練的人互相殘殺，米卡莎回應，「有甚麼辦法呢，世界是殘酷的。」當米卡莎與阿爾敏從兩邊的通道跑出去時，艾蓮那邊卻被石頭壓住了。女巨人被米卡莎引開之後，阿爾敏跑回來協助艾蓮脫困，在搬開碎石的過程中，阿爾敏又說了一遍他對約翰說過的話：「什麼都無法捨棄的人，什麼都無法改變。」約翰也趕到，對著艾蓮怒吼，「我之前不是對你說過，一切都要把希望賭在你身上對吧！」艾蓮此時想起了他一直以來戰鬥的理由，終於在石堆中變身成巨人。

概念：這一個橋段結合了第一季上半的荒謬概念與第一季下半的責任概念，兩者都導向最終的行動：反抗。艾蓮剛開始拒絕接受亞妮就是女巨人的事實，轉而逃避這個困境，但米卡莎說的「世界是殘酷的」讓他不得不面對現實；而當他被石頭壓住的時候，約翰的話讓艾蓮想起了他的責任，阿爾敏的話則給他了一個解決當前困境的方法：捨棄感情的執著，為自己的夢想做出選擇吧。

第三節 場景間人物的比較

從荒謬之人變成反抗之人，從逃避到正視自由與責任，在《進擊的巨人》第一季中，米卡莎、約翰、艾蓮三人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三者的共通點是他們都經歷了慘痛的場景（隊友的死亡、自己被逼到接近死亡等等），他們的轉變都讓自己更加認知到這個世界的實際情況，米卡莎變的冷酷、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約翰變得更在乎自己該做的事，不再把自己的安逸放在第一

位；艾蓮不再孩子氣、從怪罪世界轉為怪罪自己。

米卡莎的轉變發生的比較早，從她小時候雙親被強盜擄走之後，米卡莎便不斷地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很殘酷的（這也變成了她的名言），同時，米卡莎的本能告訴她要一直戰鬥下去，經歷過第一季上半第五個場景後，米卡莎便不再懷疑自己的戰鬥動機，只是單純地去執行保護艾蓮這個任務而已。她對艾蓮的愛隨著其他隊友的死去而逐漸加深，因為米卡莎太害怕失去艾蓮了，這樣的轉變也讓她做出的選擇有時不是因為大局，而是為了待在艾蓮身邊。

約翰則是第一季中，轉變最明顯的角色。約翰原本是一直想回內地遠離巨人，過上舒服的生活的，但巨人的突襲讓身為訓練兵的他必須面對自己一直被教導要對抗的東西。訓練教官在第三集的時候有說過，親眼目睹過希幹希納區被攻陷的人，眼神就是不一樣，已經是一個準備好當士兵的人了。約翰雖然不是希幹希納區出身，但在托洛斯特區的戰鬥也給了他同樣的洗禮。尤其他的好朋友馬可的死給了他很大的創傷，無法接受一個夥伴就這樣過世了，這也促使約翰開始反思，自己能夠在死之前為大家帶來什麼？自己的死亡會像當時戰死的士兵一樣，屍體全部混在一起然後燒掉嗎？約翰不希望自己落得這樣的下場，所以才選擇加入調查兵團，這樣一來，巨人真的入侵的那一天，他就不會是一個只能逃竄的無能者，而是一位能帶領大家反抗的領袖。

艾蓮做為主角，是這部作品中碰到最多傷心事的角色，幾乎每個悲慘的狀況都是因為他的力量不足而無力扭轉，然而每一次的慘劇也是促使他成長的動因。第一次目睹媽媽被巨人吃掉的時候，他責怪漢尼斯沒有救他媽媽，但當裡維班的成員全被女巨人殺光之後，艾蓮責怪的卻是自己力量的不足。與米卡莎選擇反抗的目的不同，艾蓮關注的點不是個人，而是遠大的目標；艾蓮與約翰都有較遠大的目標，但相異之處則在於，艾蓮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自由，由此創造了內在動機，約翰的動機則不外乎其他人給他的期待，因此較易受到他人影響。雖然艾蓮在第一季中實際的表現差強人意，在作戰當中，艾蓮幾乎都是莽撞行動，依靠自己當下的情緒去支撐自己的意志，在與女巨人的對戰中，甚至講出了「我要毀壞世間一切東西，我是自由的！」³¹這種不負責任的話。但他仍然是推動以及鼓舞大家為自由而戰的重要角色，他的特殊能力讓全體人類看到希望，也進而為了眾人的自由，願意去對抗那些巨大的敵人。

艾蓮、米卡莎、約翰三個人的轉變，都經歷了從荒謬之人到反抗之人的路徑，縱使三者形成的途徑不同：艾蓮在看到城牆的時候，便已經意識到生命的無意義，而一路過來的失去則不斷加強這種荒謬感，最終讓他在第二十四集時變成反抗之人；米卡莎在第七集時便從荒謬之人變成反抗之人，在壓力底下發展出的生命觀奠定了之後米卡莎的行動準則：活下來，就算這個世界沒有艾蓮，米卡莎也要活著追憶他。約翰的轉變發生在第十六集，他表現出的心態不同於艾蓮的堅定，反倒參雜了更多的恐懼，這正好呼應沙特面對挑戰的心態：縱使自由的存在會令人痛苦，但還是要以壯烈的心情面對他。三人都知曉自己擁有選擇，也因此擁有責任，並且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存在主義的生命觀。

³¹ 第一季第二十五集【牆】 13:33

第五章 結論

《進擊的巨人》是一部透過許多慘痛事件來表達無論如何都要追求自由的日本王道動漫³²，其中的自由意象從角色的呈現中可以看出，追求自由的過程從來都不是輕鬆的，更不是快樂的。角色們需要面對非常多的苦難，他們必須學會犧牲、學會挺身而出，去對抗所有妨礙他們自由的東西。存在主義在面對生命的態度也是類似的心境，縱使各個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推導路徑不同，彼此之間可能也存在衝突，但他們總是會回到生命是痛苦的這一點上，而結論也幾乎都是積極的去對抗那份痛苦。在場景分析中可以看出，所有的角色都面臨了程度不一的慘痛經驗，然大多數的主要角色在經歷過後，心理素質都變得更加堅強，也更有動力去面對下一次的苦難。

卡繆的荒謬概念完全體現在第一季上半的各個地方，角色們不只一次的談論這樣做的意義何在，當生命是如此痛苦，也看不到任何意義的時候，轉而將找尋意義當成是意義本身。沙特的選擇與責任觀也在第一季下半中廣泛的出現，角色會體認到自己選擇上的自由，進而承受自身的責任，並且用盡全力去回應他。兩者都提到了反抗—沙特教我們反抗肉體上的不自由、卡繆則教我們對抗生命的無意義—正如同《進擊的巨人》第一季不斷出現的意象：「戰勝了就可以活下去，不戰鬥就會死，戰鬥吧、戰鬥吧！」反抗帶來的不必然是自由，因為角色們也都不確定自己到底能不能戰勝，然而不反抗，只是一味的躲避的話，是絕對不會獲得自由的。

《進擊的巨人》與其他動漫不同的地方，不是因為他們是重要角色才有「主角光環」³³，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放棄，所以才能持續活到現在。《進擊的巨人》整體情緒比起其他的王道動漫來的更黑暗，角色間的衝突非常之多，也較少有快樂的情緒（這點在主角艾蓮身上尤其明顯），一般王道動漫的元素會有許多跟並肩作戰朋友的羈絆，然而在《進擊的巨人》中，這些羈絆要不是有很多的碰撞，要不就是剛建立起來，其中一方就被巨人吃掉了。這樣的黑暗面同時對應了存在主義常提及的生命觀：生命是痛苦的，但我們仍然要去對抗這份痛苦，縱使過程不見得快樂。在傳達理念的同時沒有落入常見的表現手法中，這點是筆者認為《進擊的巨人》與傳統的少年王道動漫最不同的地方。

最後，回到研究問題的核心，艾蓮所謂的自由到底是追求什麼東西？他在第一季中想法與行為的改變是否意味著自由觀的改變？艾蓮在什麼時候會打破自願遵守的規則？當他遵守規則卻成效不彰時，艾蓮又會如何面對呢？經過本研究剖析《進擊的巨人》中之自由意象後，筆者發現艾蓮追求的自由，是一種力求改變當前處境的自由，艾蓮並不安於現狀，不斷的努力讓這個世界更加接近他理想中的樣子，亦即一個沒有巨人的世界。剛開始碰到生命中的荒謬的時候，艾蓮與群眾的反應是相同的，但經過了一季的經歷，他學會了反擊；艾蓮也從一個不知責任為何物的小子，變成懂得去回應那些他承受的責任，他能變身成巨人的能力也使得他比別的人背負更多的責任。

艾蓮的核心自由觀³⁴沒變—他依舊想去看海（看海在此處代表的是他渴望

³² 指的是一種特定的長篇動漫類型，主角通常都會有特殊能力，多半以打鬥為整部動畫的賣點，在主角成長的路上也會引進許多新角色。火影忍者、海賊王、獵人等多屬此分類。

³³ 指在一部作品中，主角都不會死，死的只是配角而已

³⁴ 從 Berlin 的理論來看，艾蓮在第一季追求的自由是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亦即達成自我實現。雖然艾蓮在第一季中還沒有達到，卻已朝著那個方向邁進。

自由的具體意象)，也想幫母親報仇，但他追求自由的方法變了，他開始對抗生命中的無意義，也使用意識上的自由去衝撞環境所創造的不自由，能夠變成巨人的能力讓他在戰術上也別於一般士兵。巨人的入侵迫使他放棄天真的想法，而這也恰好對應到存在主義的起源：對戰爭的反思。生命諸多經驗讓他看得更深，隨著其力量的增長，能做到的事情也越多，此時的艾蓮已經瞭解到自由的代價便是焦慮與責任，這點亦能在往後的劇情中看出。

艾蓮在目前討論的劇情範圍中，唯一一次打破規則是在與女巨人交戰的時候，當時負責牽制女巨人的隊員全數被殲滅，艾蓮在盛怒之下才變身成巨人，可以看出艾蓮打破規則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受到情緒的影響，並非出自於理性的考量，再加上他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缺乏自我管制能力是合理的，因此筆者認為，艾蓮絕大多數的時間是想要藉著信賴調查兵團內的夥伴來達到他的最終目的，然而可能因為受到情緒波動的，他才會產生脫序的行為，但這種情緒多半由同伴的死傷所引起，正好是遵守了規則卻沒有相對應的效果的時候。在第二季的第三個與第五個場景分析中，可以看出艾蓮無助的心情逐漸累積，最終才在第二十一集爆發。只要艾蓮能夠維持住他的理性，縱使有再多的悲劇發生，他都能持續遵守訂下的規則，但在這個過程中艾蓮並不是無情的，他會在有限的活動空間中努力減少隊友的傷亡，也會流露出作為一個人應有的情緒，只是他所採取的行動是考量過全人類的命運而選擇的，這也同時呼應阿爾敏的那句「甚麼都無法捨棄的人，甚麼都無法改變。在與怪物作戰時，必要的時刻也許得放棄最重要的人性。我想艾蓮肯定做得到。」艾蓮在遵守規則後成效卻不彰時，則會陷入與自身不理性的掙紮。以沙特的話來看，掙紮的同時就是在與肉體上的不自由對抗，而這正是追求自由的表現。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因素，未能對整部已完結的《進擊的巨人》進行分析，實屬遺憾，後續研究可以朝向第二季以後的劇情發展，並結合其他領域的專業進行討論。筆者即發現第二季的內容與自我認同大有關係，特殊的身分認同對不同人的自由觀的影響，將會是個值得探討的內容。

參考文獻

一、碩博士論文

邱奕森（2000）。沙特《存有與虛無》的自由概念。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市。**臺灣碩博士論文網**

<https://hdl.handle.net/11296/8w4j6f>

張景涵（2018）。沙特早期思想中的責任概念。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

臺北市。**臺灣碩博士論文網** <https://hdl.handle.net/11296/s8fs38>

鄭志釗（2006）。卡繆《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對自殺的省思:探討生命意義與自殺的關係，及以自殺做為解決之道的正確性如何。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新北市。**臺灣碩博士論文網**

<https://hdl.handle.net/11296/bv8yfc>

覃宇（2013）。存在主義的生死觀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臺北市。**臺灣碩博士論文網** <https://hdl.handle.net/11296/cjh3wd>

二、期刊

游美惠（2000）。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學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10，5-42。

鄧元尉（2019）。宗教現象學與社會系統理論的對話。**臺灣宗教研究**，18（1），55-100

三、中文書籍

陳俊輝（2004）。**生命哲學 VS.生命科學**。臺北市：揚志文化。

四、翻譯書籍

孟凡禮（譯）（2020）。John Stuart Mill 著。**論自由**。臺北市：五南。

徐曦白（譯）（2020）。Helena Rosenblatt 著。**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顏惠瑩（譯）（2021）。Albert Camus 著。**薛西弗斯的神話**。臺北市：大塊文化。

梁家瑜（譯）（2019）。Blanche Robert 等著。**人能自主選擇負擔道德責任嗎？**：

探討道德的哲學之路。新北市：大家。

五、外文著作

Isaiah Berlin（1969）。**Two concept of liberty**。Oxford,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衛藤安奈（2018）。**ロマン主義としての「少年マガ」にみるニヒリズムと倫理の現在：『進撃の巨人』と『僕のヒーローアカデミア』**。東京：慶應義塾大學。

六、網路文獻

進擊的巨人 | “自由”的哲學意義上篇（2020）。2020年9月7日。取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8924762>

進擊的巨人 | “自由”的哲學意義下篇（2020）。2020年9月6日。取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220447346>

《進擊的巨人》：政治的開始是追尋自由，但最後是去背負犧牲（2021）。2021年3月9日。取自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5749/5301827>